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楼 瑛 / 译

怎样炼成的



中国电影出版社

1512.45
79:1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楼 瑛 / 译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楼瑛
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6
ISBN 7-106-01494-X

I. 钢… I. ①奥… ②楼… Ⅲ.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950 号

书 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 者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楼 瑛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
印 数 20001—2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494-X/I·0225
定 价 24.00 元

主要人物表

保尔·柯察金(安德列耶维奇 保夫卡 保夫鲁沙 保夫鲁史卡)	工人、战士、团干部、普及军训营政委、作家
玛丽雅·雅柯芙列芙娜	保尔的母亲
阿尔焦姆·柯察金	钳工,保尔的哥哥
达雅(达尤莎 柯察金娜)	女工,保尔的妻子
冬妮亚(图曼诺娃 冬妮奇卡)	少年保尔的女友
谢廖沙(勃鲁扎克 谢尔盖 谢廖史卡)	工人、战士、团干部,保尔的挚友
扎哈尔·勃鲁扎克(瓦西里耶维奇)	火车司机,谢廖沙的父亲
瓦莉娅(瓦莉尤莎)	共青团员,谢廖沙的姐姐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	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团干部
伊万·扎尔基(万尼亚 万卡)	战士、团干部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甘卡)	装卸工、团干部
费道尔·朱赫来	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特勤部副部长
多林尼克	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市革委会主席

托卡列夫(安东·尼基福罗维奇)

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区党
委书记

阿基姆

团省委书记、乌克兰团中央
委员会书记

杜巴瓦

团干部

图夫塔

团干部

目 录

主要人物表	1
-------------	---

第 一 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4
第四章	61
第五章	80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54
第九章	176

第 二 部

第一章	196
第二章	218
第三章	254

DQS/19

第四章	295
第五章	329
第六章	347
第七章	362
第八章	384
第九章	404
译后记	410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上我家补考过的，都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甫，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直眉瞪眼地扫视全班同学。

六个同学——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神甫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光，仿佛要把他们都给刺穿似的。孩子们战战兢兢地望着他。

“你们坐下。”神甫朝女生挥挥手。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甫的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生身上。

“过来吧，你们这伙宝贝！”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团的男生面前。

“小无赖，你们谁是抽烟的？”

四个男生都压低嗓门回话：

“神甫，我们不会抽烟。”

神甫一张脸涨得通红。

“混帐，你们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了烟末呢？不会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出来！喂，快些！没听见我的话？翻出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神甫仔细查看线缝，寻找细碎的烟丝，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逼视着第四个孩子。这男生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灰衬衣、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一动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强压下心中的仇恨，轻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的，”说着他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

“啊，没有口袋的！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查不出是谁搞的恶作剧——糟蹋了发面！你以为这次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吧？不，小宝贝，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妈要求留下你的，这次可别想了。给我滚出去！”他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把门关上了。

教室里寂然无声，同学们都垂下脑袋。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心里一清二楚。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去神甫家补考，在厨房等候神甫时，他目睹了保尔把一撮烟末撒进神甫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撵走的保尔，坐在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做厨娘，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对他又爱护备至，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交代。

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如今我该怎么办？全要怪该死的神甫。可我何必撒烟末呢？谢廖沙怂恿的。他说：‘来吧，咱们给歹毒的家伙撒一撮。’就这么着，撒啦。谢廖沙一点事也没有，我却只怕要被开除了。”

保尔和瓦西里神甫早就是冤家对头。有一天他和列夫丘柯夫打架，神甫不准他回家，“饿他一顿”。有个老师怕他在空教室里捣蛋，把他带进了高年级的教室。保尔坐到后面的凳子上。

这位骨瘦如柴的老师，穿着黑上衣，讲解着地球和天体。他说

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和地球差不多。保尔听着，惊奇得张大了嘴。他觉得这些内容好奇怪，简直想起立对老师说：“圣经里不是这样写的。”但有些胆怯，只怕挨一顿骂。

神甫的圣经课，保尔总是得满分的。所有的祈祷词、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在哪天创造了什么，他都记得很牢。保尔决定向瓦西里神甫问问清楚。所以圣经课刚开始，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手了。他得到允许便起立提问：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是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陡然，他被瓦西里神甫的一声尖叫打断了话头。

“混帐，你胡扯什么？原来你是这样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辩解一句，神甫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一分钟以后，保尔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走廊里去了。

回到家里，他又被妈妈狠狠地责备了一通。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求瓦西里神甫准许他的儿子回校念书。从此，保尔恨死神甫了。是又恨又怕。他一向难以容忍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忘不掉神甫蛮不讲理的体罚。他把仇恨压在心底，不声不响。

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甫的歧视和侮辱：每每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接连几周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向他提问。于是到了复活节前，他只得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去补考。正是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没有谁发现，但神甫还是立即猜准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同学们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尔。他皱眉蹙额，闷声不响。谢廖沙没有走出教室。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救助好朋友。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嗓门吓得保尔打了个冷颤。

“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他喊道。

于是保尔心头乱跳，朝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上了年纪，面色苍白，浅色的双目灰暗无光，粘着眼眵。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妈妈回答。

“好吧，让他留下。条件是这样的：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啊。”

“哪里会呢！哪里会呢！他不会偷东西的，我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扭头叮嘱身旁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齐娜，领这小伙计到洗碗间去，叫弗罗霞派活，让他顶格利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对保尔点头示意，穿过餐厅，走向去洗碗间的边门。保尔跟随着她。妈妈赶紧跟上去，低声嘱咐保尔：

“保夫鲁史卡，你可要卖力些，别丢脸！”

她用忧虑的目光送走儿子，然后朝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大家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杯盘刀叉堆成小山，几个女工肩上搭着毛巾，不住地擦洗。

有个比保尔稍大一些的男孩，红头发蓬蓬松松，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忙碌碌。

洗碗碟的大木盆里，开水冒出雾气，整个屋子白雾弥漫，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看不清楚。他愣住了，不晓得干什么才好，甚至不晓得该往哪儿站才好。

女招待齐娜走到一个洗碗碟的女工身旁，扳住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了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

齐娜回过头来，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告诉保尔：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吧。”说完转身回小吃部去了。

“晓得了。”保尔轻声回答，望望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派活。弗罗霞擦着额头的汗珠，从头到脚地打量保尔，仿佛在估计他能干什么，接着卷起胳膊上滑下来的袖子，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

“小弟弟，你干点杂活吧；就是这口大水锅，你大清早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得由你管。然后在大忙的时候，得擦洗刀叉，倒掉脏水。小弟弟，活儿够多了，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a”音发得很重。保尔听着这种方言，又见她长着翘起的小鼻子，脸上红通通的，不知怎么有些高兴起来。

“这大婶看上去非常和气。”他心里暗想，壮壮胆问弗罗霞：

“大婶，现在我干什么呢？”

听他这么称呼，洗碗间的女工们哈哈大笑，把他的话说给淹没了。他愣在了那里。

“哈哈！……弗罗霞有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己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里全是蒸气，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才 18 岁。

保尔挺难为情的，转身问那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

“问你大婶吧，她会一件一件告诉你的。我在这里是临时工。”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些年纪的女人招呼他：

“到这儿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讲什么逗笑的？给，拿着，”她交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上面来回蹭，要一点脏东西也不留下才行。咱们这里对这个最计较了。老爷们挑剔得很，总是翻过来覆过去地看，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那就倒霉了，老板娘会马上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摸不着头脑：“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咱们的老板是摆设而已。他是个窝囊废，什么都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不在，你干些时候就会看到她的。”

洗碗间的门敞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堆肮脏的杯盘刀叉，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四方大脸、眼有些斜的堂倌说：

“加紧些干活，十二点的那趟车眼看就要进站，你们却还磨磨蹭蹭的。”

他瞧见了保尔，问：

“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听着，”他用粗壮的手使劲摁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管好，可是你瞧瞧，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光，明白吗？”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此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还从来没有这样卖力地干过活。他知道这跟家里不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可不行。斜眼说得挺干脆，要是不听话就吃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火星立刻从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底下飞迸出来。他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到外面，倒进污水坑；接着往大水锅底下添柴，又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都干了，片刻没停。到深夜，保尔才

拖着疲乏的身子，走进下面的厨房。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妮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

“唉，这孩子挺特别，干活像发疯。一定是家里揭不开锅了才打发来的。”

“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弗罗霞说，“干活用不着别人催。”

“过几天累坏了，就不会这么干了，”卢莎不以为然，“一开始都很卖力……”

保尔干了整整一夜，筋疲力尽。早晨七点，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他。

这个男孩见什么都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往外挤唾沫，摆出狠天狠地的架势，白了保尔一眼，用一种不许争辩的腔调说：

“喂，小傻瓜，明天早晨准六点半来接班。”

“怎么是六点？”保尔问，“七点换班。”

“人家七点是人家的事，你得六点半来，再啰嗦，我立刻叫你脑瓜上长个大包，你这小子脑子不开窍，才来就不老实听话。”

刚交了班的女工都兴致勃勃地听两个孩子拌嘴。那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姿态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恨不得揍他一顿，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强忍住了。他虎着脸说：

“你别吼叫，别吓唬人，小心自讨苦吃。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打架，我可没把你放在眼里。想试试，我奉陪！”

对方朝开水锅那儿倒退了一步，惊讶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个硬钉子，反倒有些茫然失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太平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朝阳正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尔家的小屋很快就要看得见了。瞧，近在咫尺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后面。

“妈妈大概刚起床，我却已经下工回家。”保尔想着，一面吹口哨，一面加快了脚步。“学校把我撵走，倒也蛮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我安生的，现在我多想啐他一脸唾沫。”保尔这样思量着，已经到了家门口。他推开小院的篱笆门，又这样想：“对了，还有那个黄头发小子，一定得把他狠揍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生茶炊，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

“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回答。

母亲似乎要提醒他什么，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开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阔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问，心里七上八下。

“昨天回来的，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上班。”

保尔迟疑不决地推开了房门。

体格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旁，背朝着保尔。他扭头看着弟弟，浓黑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哦，撒烟末的好汉回来了？嘿，你可真有本事！”

“阿尔焦姆全都知道了。”保尔心想。“准得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

保尔有些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看来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肘抵着桌子，凝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满腹文才，现在倒起泔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损的地板，专注地琢磨着一颗钻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进了厨房。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细问保尔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你这样胡闹，长大了怎么得了？”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唉，拿他怎么办？他长得究竟像谁？我的上帝，这孩子让我操心死了！”母亲唠唠叨叨。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转而对保尔说：

“就这样了，弟弟。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今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样，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给撵出来，我绝对饶不了你。这你要记住。妈妈为你操碎了心。小鬼，你到哪儿都会惹事，到哪儿都会闯祸。打现在起可再也不准这样了。你干上一年，我托人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光是倒泔水会有什么出息？必须学会一门手艺。现在还太小，一年以后人家或许肯收的。我转过来了，要在当地干活。妈妈再也不去伺候人，再也不用见到什么样的坏蛋都弯腰。可得留点神，保夫卡，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健壮的身躯，取了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然后对妈妈说：

“我出去办点事，一小时左右。”说罢，在门楣前一弯腰，走出去了。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走过窗外，又告诉保尔：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一把小刀，妈妈会交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

这里是个枢纽站，五条铁路线在此地交轨。车站上一直熙熙攘攘，只有到了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安静两三个小时。这里，在车站上，几百列军车开来，又驶向四面八方。或来自前线，或奔赴前线。从前线撤下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员，送往前线的则是大批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车站食堂里熬了两年。这两年中，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

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里面一片忙碌景象。干活的有二十多人。十个堂倌来回奔忙于大堂和厨房之间。

保尔的工钱已经从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个头长高了，身板也结实了。这期间他吃足苦头。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因为做得了主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头倔脑的小伙计，怕冷不防挨他一刀。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力，他早就被解雇了。保尔能够干得比谁都多，不喊一声累。食堂最繁忙时，他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台阶，飞也似地跑到下面的厨房，随即又往上奔。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都静息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打纸牌“二十一点”和“九点”，赌得神魂颠倒。保尔屡屡瞥见赌台上堆起一沓沓纸币。这么多钱并没有使保尔惊诧。他知道每个堂倌当一昼夜的班，就能挣三十到四十个卢布。每次小费都有一个或半个卢布。然后他们拼命吃喝，拼命赌博。保尔极其憎恨这种人。

“该死的混蛋！”他暗暗寻思。“像阿尔焦姆这样一个高级钳工，每月工资才四十八个卢布。我只有十个卢布。他们凭什么一天一夜就捞到这么多钱呢？”

保尔认定他们和老板一样是外人，是对头。“这帮下流东西在这儿伺候人，老婆孩子却在城里摆阔。”

他们常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把吃得肥头胖耳的老婆带来。保尔琢磨。“他们大概比他们侍候的老爷还要有钱。”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的仓库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保尔对这些事情也已经不感到惊讶。他心知肚明，任何一个洗碗工和女招待，如果不肯收下几个卢布，便向当地有权势的人出卖肉体，那她们在车站食堂就干不长了。

保尔窥见了生活幽深的底层。霉菌的腐烂味和泥沼的恶臭气扑面而来，他渴慕新鲜事物，憧憬未知的新世界。